
禮失求諸野：從墨爾本大龍談文化的韌性與環形回歸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緣起：澳華歷史博物館的震撼

前一陣子，筆者參觀了位於澳洲墨爾本唐人街的「澳華歷史博物館」，在那座由舊倉庫改建的建築內，燈光略顯昏暗，卻掩不住那些鮮豔奪目的文化印記。在博物館的陳列中，筆者看到的不僅是百年前華人移民的奮鬥史，更是一場關於文化存續的奇蹟。這段經歷讓我腦中不斷浮現出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的一句名言：「禮失求諸野」。

這句話的原意是指當正統社會或政治中心的禮法體制敗壞、儀軌佚失之時，人們往往需要到偏遠的體制外去保存文化。墨爾本那條跨越半個地球的「大龍」，正是這句話在當代最生動的印證。

墨爾本大龍：一場跨越時空的逆向工程

在墨爾本唐人街，農曆新年的舞龍傳統已延續很長時間，原本的遊行龍是在1953年從香港進口的，1970年代，舊龍已因歲月侵蝕而變得殘破不堪，澳洲華僑代表團希望能重新訂製一條更宏偉的新龍，當他們滿懷希望回到中國傳統紮龍聖地佛山時，卻驚覺由於長期的政治與社會動盪，那些精妙絕倫的紮龍技藝在本土幾乎已經失傳。

然而，澳洲華人並沒有就此放棄，1978年，他們將保存完好的舊龍樣本與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帶回佛山。佛山師傅的後人對著這些來自海外的文化標本展開了一場艱辛的「逆向工程」。他們拆解殘片研究結構，從龍頭的骨架比例到龍鱗的縫製工法，一寸一寸地找回那些被遺忘的記憶。最終，在那段物資匱乏、技藝斷層的年代，這條匯聚了八萬四千片手工切割鏡片與六千片絲綢鱗片的「大龍」，終於重獲新生。這不僅是技術的修復，更是

民族記憶的對接。「大龍」由1979年起一直沿用了幾十年，直到2003年才由一條名為「千禧龍」的新龍取代。

南管與珠算：在邊陲綻放的活化石

這種「禮失求諸野」的現象，在音樂與科學領域同樣俯拾皆是。被譽為中國音樂「活化石」的南管，保留了唐宋遺風與深奧的樂理結構。在二十世紀中葉，受到各種政治與社會因素的衝擊，南管在發源地福建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活動明顯萎縮。然而，在南洋一帶（如馬來西亞、菲律賓），當地的華僑社團為了維繫鄉情，在節慶中將南管視為至寶。他們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工尺譜、橫抱琵琶等古樂器，



以及嚴謹的演奏禮儀。1980年代，當發源地的藝術家想要復興這門藝術時，竟是反過來向南洋的僑民取經。這種文化的反灌溉，讓南管在福建重新煥發生機。

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算盤上，中國雖是珠算的發源地，但明清更替之際的社會動盪導致許多精妙的算法與典籍失佚。約在明清之際，中國商人將珠算技術帶到了長崎。日本在吸收中國珠算傳統後，逐步形成「和算」體系，並以日本人特有的嚴謹細緻，細心保存了明代數學家程大位的《算法統宗》善本。到了現代，當中國數學史界在研究古代算法演進時，有時需要參照日本館藏版本作校勘互證，這不得不說是文化傳播中的一樁美談。

西方歷史的迴聲：希臘思想的阿拉伯之旅

「禮失求諸野」並非東方獨有的文化邏輯，西方歷史亦曾上演過驚人相似的故事。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，歐洲進入了漫長的中世紀時代。在紛亂的政權更迭中，亞里士多德等希臘哲學家的思想精髓、以及蓋倫（Galen）和希波克拉底的醫學理論，在歐洲本土幾乎變成了殘缺不全的片段。

然而，這些思想的光芒卻在阿拉伯世界找到了避難所。穆斯林學者在巴格達等文化中心開展了大規模的翻譯運動，將希臘經典譯成阿拉伯語，並加以註釋與發展。數個世紀後，通過西班牙與西西里島的文化交流，這些曾被歐洲遺忘的智慧才得以「反進口」回流到西方，進而點燃了文藝復興的火種。這證明了：知識的種子有時必須在異國的土壤中休眠，才能躲過故土的寒冬。

社會學視野：文化守護者與文化凍結

在社會學與文化學中，這種現象可被稱為「文化守護者現象」或者「文化凍結」（cultural fossilization）。當一個文化群體流散到海外或邊陲地區時，由於身處異質文化的包圍，他們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身份焦慮。為了不被同化，移民社群往往表現出比母國更強烈的文化保守性。對於這些群體而言，傳統不再僅僅是生活方式，而是一種身份認同和「靈魂的錨」。他們會以近乎虔誠的敬畏心去固化、守護那些在故鄉可能已被視為過時或在動盪中被毀棄的儀式、技藝與典籍。在這種狀態下，邊陲成了「時間膠囊」，守護著文化的元氣。

結論：薪火不絕，環形回歸

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先生曾感嘆中華文化在二十世紀經歷了「花果飄零」。由於長年的政治不安與社會劇變，中國文化的根莖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與衝擊。然而，唐君毅先生並未因此陷入悲觀，他提出文化之根並非僅限於一方泥土，而是「靈根自植」，只要人心之中仍有那份承擔文化使命的自覺，薪火便永遠有重燃的可能。

墨爾本大龍、南管的復興、珠算的傳承、以及希臘思想的回流，這些案例完美詮釋了：文化並非線性的消亡，而是環形的流轉。它可能在中心短暫枯萎，卻會在邊緣燦爛開花，並最終化作種子，穿越時空的隔閡重新回到中心。

這種環形的回歸帶給我們無限希望。它證明了文化生命力的韌性，不取決於地圖上的邊界，也不取決於政治權力的強弱，而取決於那份文化對那群人、那個靈魂的意義。只要人心不死，只要還有人願意在異鄉的倉庫裡修復一條龍，在遙遠的琴行裡彈撥一曲南管，文化的回流與重生便永遠值得期待。當我們再次面對「禮失」的困境，不妨看向遠方，那些流落在「野」的星星之火，終有一天會點亮歸航的路。

2026年2月22日

原載於夏威夷版《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